

# 心怀梦想者需要时间和梯子

王石川



一名远房亲戚在南京打工,终日辛苦,收入并不高,但乐观坚毅。他最大的愿望是供养两个孩子考上大学,孩子也争气,成绩一直在年级排名靠前。这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农民工,不把梦想挂在嘴边,也许并不懂得中国梦的内涵,但他有想法,有寄托,有最朴素、真挚的期待,这个期待其实就是梦想。

每个人都怀揣着梦想,是大声说出来还是潜藏在心底,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梦想。有梦想的人生,才有追求;为梦想而努力,就有充实

感,也才有可能体味到成功的喜悦。“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今天,举国上下都在谈论中国梦,也许不是所有人的梦想都很宏大、高端,都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这无可厚非。

其实,让每个人过上好日子,成就热爱梦想的人,不正是中国梦的落脚点吗?当每个人精心编织着梦想,并为实现梦想而默默打拼,这是我们的自信所在、力量所在和未来所在。中国梦是民众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有了爱

做梦并矢志于圆梦的人,中国梦必定更丰富多姿。

实现梦想,离不开了激情,也离不开了对梦想的务实设计。梦想过于飘渺,就是空想。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志存当高远。当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梦工厂,开放的时代也为人们做梦提供了制度环境,以往许多不敢想的梦想一个个实现了,人们也有了更斑斓更高远的梦想,这是好事。只有敢想,才有可能,如果连梦想都不敢有,谈何实现。但是,梦想不必过于华丽,或者不必过于奔放,否则实现

起来就有难度,“望山跑死马”,不切实际的梦想容易摧毁人的斗志,也容易让人在疲惫中中止。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梦想,离不开了奋进,埋头赶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离实现梦想才会越来越近。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

实劳动才能铸就。古往今来,但凡实现梦想的人,都是勤勉、坚定的人,都是充满韧性和不惧艰难的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梦想再瑰丽,只努力才能盛开。

实现梦想,也离不开了公平,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天平。李克强总理说过,“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诚然,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一个人再努力也许也无法获得

应有的权益,或者实现哪怕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有的官二代通过萝卜招聘,27岁就能当上副县长,而其他有才华的农家子弟只能望而生叹。当前就业难,“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少人的就业梦就难以实现。

给梦想一点时间,给梦想一把梯子。当每个人都能靠努力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必定更可期,人生更有滋味;当一个个梦想绽放如花,中国梦就在眼前。而中国梦的实现,又必定助推公民实现更美丽的梦想。

## 上海话 生命力何在

朱绩崧



上海人保护上海话,最近提上了议事日程。一番折腾后,部分公交线路有了上海话报站;电台开设的上海话节目,常常伴我午饭;市教委还答复政协委员提案,说准备先挑几所幼儿园试点上海话教学,慢慢还要推广。

这才多少年啊,就轮转了风水!80年代中,我在黄浦江上幼儿园,至今深深记得附近崧岭路菜场贴满两种海报,一种教市民如何辨识河豚鱼,别误食中毒,另一种就是“推广普通话”。直到上世纪末,我在上海中学念高中,课上说上海话的老师,仍不乏其人。

可就是在这十几年间,大量移民欢腾涌入,外来人口增多,街头听到上海话的概率,甚至要低于普通话。稀稀的上海话氛围,怕也难再浓郁,似乎一个重要原因是推广普通话。学校执行得认真,孩子还会把校内只讲普通话的习惯带到家里,带到课外。我和中学生偶尔交流,无论自己讲多少上海话,他们的回复永远是普通话。只一例外:该男孩在上海,幼年随父母移民挪威,父母皆沪人,故而汉语里,他只会上海话,普通话听懂都有困难。此外,某些企业大概禁止员工说上海话。在地铁和星巴克,我都遇到过工作人员明明会讲上海话,却坚持同我开国语。所以,我不禁要担忧:遥想我的祖父母,他们说扬州话,外祖父母则说广东话,父母这辈才开始说上海话,我虽从小说上海话,受学习、工作影响,已有搭架的趋势,莫非阿拉这上海话在下一代人里,就要绝踪灭迹?

漫说是方言,承载过灿烂文明的伟大语言,如梵语、拉丁,试看今日又如何?如果失去了实用的社会价值,便成无本之木,充其量是语言学者精研探究的标本和罗马教教内部交流的平台。我们为上海

话凋落紧张的同时,更不能忘记考察普通话繁荣的原因:改革开放促进人口和财富向工商业兴起的发达地区涌动,稍有规模的城市无不是五方杂处,各地移民沟通自然需要用到普通话这一现成的语言工具。恰逢网络兴起,人际交流之活跃史无前例,但沪语不像粤语,即便某些口中常说的字有书写形态,也不为多数上海人所知悉。上海人之间,打条短信,发个QQ,还是只能用普通话,更何况上海人还要与外地人交流。

这里提到粤语,广州和我们面临一样的问题,孩子们只说普通话了。甚至在香港,那里原来普遍说粤语和英语,且语言环境保守得有些顽固,现在也挡不住普通话猛虎下山。有一回,我在铜锣湾购物,坚持说TVB腔调的粤语,但崇光百货的营业员小姐一见操普通话的大陆游客就两眼放光,都去招呼他们了。我被晾在一边,醋意大发,片刻冷静下来,才意识到普通话的实用性真的太大了,不仅是全国人民交流的唯一语言工具,对某些地区来说,它还是高消费力的象征。香港人要和大陆做生意,自然要学普通话。哪天外国人求着要和中国做生意,不开孔子学院,他们也会乖乖学普通话的。须知社会实用价值,才是语言唯一的生命力。在这种功利因素面前,谈文化传承,讲遗产保护,是无奈,更是虚弱。

我虽土生土长于十里南京路,恕我悲观,上海话要生肌重铸,或许是缺乏动力的。人口结构巨变,社交方式巨变,经济地位巨变,这不是靠幼儿园开一门课(希望不会加重孩子负担!),出版社卖两本书能逆袭的。我倒觉得,抓紧组织学者,利用语言学、计算机等分析和储存手段,大量抢救口语的标准样本,放在专门网站向全社会公开,万一上海话重光有日,教后人他年画虎,不致类犬;万一上海话重光无日,也便利后世学术研究。如是方为务实之策。

## “文科生” “理科生”

徐达内



读中国青年报的《食品安全:附和大众易,倾听理性难》,马上就想起了曾经的同事,现在的科学松鼠会果壳网主编“拇姬”。文章里虽然没写到他,但这些年以“理科生”自居的科普爱好者心情应该都是一样的:“在食品安全备受关注的时代,说真话很需要勇气。”

所谓“真话”,就是告诉你“事实没那么惨”的话。比如鼠肉变身羊肉的新闻传开后,各位烧烤常客正同仇敌忾,你却出来其实那肉并不是人人想起来就恶心的阴沟老鼠,而是可食用竹鼠;比如当全国人大代表朱张金在电视镜头前展示泡出黑水的“黑花生”,引发议政精英与父老乡亲同声怒斥不法商人使用“毒品添加剂”时,你却出来说本来就有黑皮花生这个品种,并且当众吃下一颗以示对方大惊小怪;再比如新近又有“毒大米”的消息,当家庭主妇们哀叹这下可如何做饭时,你却出来说锅并不容易被消化道吸收,可以放心吃百家米,不用惊慌——你的淡定,反衬出的是人家的无知,怎能不激起民愤?

回想起来,以科普为理想的科学松鼠会及果壳网成立之初,几乎是人人叫好,寄望其担当中立评判角色。但5年过去,随着一次又一次发生在“理科生”和“文科生”之间,形如“鸡同鸭讲”的辩论风波,在不少人心,这只高举理性旗帜的“松鼠”不复可爱,而分明就是在帮“砖家”、奸商讲话。

“文科生”多感性。这个群体名称当然不精确,但人人会意,明其所指。由于相对缺乏理工科知识素养,在类似食品安全、环境安全这些专业话题面前,“文科生”比较容易表现出惊慌失措的特质;与此同时,他们更看重公开透明,希望通过程序正义的方式来防止受到侵害。

所以,在“理科生”看来,有些“文科生”的表现实在是

可笑又可气,按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的说法,就是“没被毒死,先被吓死”。

虽然我相信我的理科朋友们决计不会拿我当“小白鼠”,但作为一名文科生,扪心自问,也想过我们这个群体那让人耻笑的无知恐慌从何而来,正如朱毅所说:“对事物可能造成的伤害的恐惧,大于伤害本身”;“一些不懂科学的人,有意或无意制造了恐慌。公众因缺乏科学知识,很容易盲从”。

舆论场上,甚至出现了一种“不惨不足以平民愤”的倾向。因为对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已经形成了“糟糕至极”的总体印象,所以此间传闻,哪怕再“重口味”,仿佛也有人深信不疑,且主动在传播中强化、引申,形成对监管部门、黑心商人的同声讨伐。此时,若是朱毅这种“不识时务”的“理科生”跳出来,你那是庸人自扰、自我悲情化,那才真是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问题在于,食品通常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宁可信其有”是消费者无可厚非的心态,所以,哪怕有再多的辟谣科普,传闻也都具备巨大的现实杀伤力。从“纸馅包子”到“蛆虫相桶”,无不验证着,在互联网传播一秒千里的状况下,虽说“谣言止于透明”、“谣言止于智者”算是个指望,但真等到那一天,无辜的农民和商家早就破产了。

回到我那位朋友拇姬,他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已经和“慈善记者”邓飞吵了起来——各自论据或许正代表着“理科生”和“文科生”的思维分歧。

当@邓飞正为最新出台的水产品重金属含量国家标准普遍降低而连声质问时,@拇姬批评对方是凭借自己(外行的)想象来“认为”;当@邓飞提醒果壳网同行“请注意这里是中国”、“我们好怕专家要流氓”时,文理双修的@拇姬终于翻脸了:“你追求的不是‘公开透明’,而是(专业领域内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一人一票,是pose……请不要称呼我(们)为同行。”

## 没有头发 拎着什么离开地球

李泓冰



这个世界总不缺救世主式人物。

乔布斯死了,比尔·盖茨老了,更传奇的继任者适时出现了。最近有个被称之为“美国疯子”的家伙很火:艾伦·马斯克。他以42岁“低龄”的一己之力,在地球上三个最有前途也最有想象力的技术领域攻无不克:在线付费的paypal方案,声称能把老鼠送上火星的空间探索计划,还有电动汽车。

据称马斯克从小就有拯救世界的英雄情结,他做的这一切,看上去都是试图用技术挽回地球环境颓势的不懈努力。

十余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激辩环境问题。我那时刚刚驱车走完黄河全程,时见要么断流、要么河水黑滞如柏油的触目惊心,连本该浩荡的黄河入海口,宽漫的河床也只剩下几行浊泪,“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竟成黄粱一梦。

当时我很悲观,面对13亿要房要车要就业的国人,环境污染呈现加速度,资源亦濒临耗尽,这会不会毁掉中国的改革发展成果?而朋友不以为然,他乐天预测,技术的进步、市场的选择将挽救环境,水、汽油如果真成了稀缺品,就一定会逼出新的、廉价的、更生态的替代品,如巴西用玉米、甘蔗转换为乙醇,成为新的动力资源,开出了“玉米汽车”。

十余年过去,中国的环境果然持续恶化,空气、水、土壤,没一样让人省心。可我却越来越佩服这位朋友的见地。技术进步真的在改变环境,或者说改变一切,涤荡这个世界的旧有面貌,颠覆所有人的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

好吧,除了玉米车,特斯拉电动车也在彼岸开始赢利揽金了,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将在博物馆里凭吊汽油动力车。

嗯,黄河也慢慢回来了。虽然污染仍重,但经过全流域调配用水,断流之痛亦有缓。身边的苏州河,不是也神奇地消灭臭臭了吗?

有朝一日,技术或真能挽救生态环境。

那么,还有没有技术无能为力的地方呢?

脑海里倏地跳出“人文教化”的字样来,我知道这么想很蜗牛很土鳖很九斤老太。可是,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似乎难有救世主。乔布斯、马斯克和马云再牛,其天才创意也拦不住下毒的学生和干坏事的校长,拦不住往生姜里掺毒的农民。

文化虚无缥缈,却能无比坚硬地影响社会人心走向。莫言有句妙语,说文学与人的关系,如同头发之于人,看似用处不大,就算秃顶也可以活得挺好。可是人死入土,若干年后剩下的,倒只剩下无用的头发。社会在疾速变化,而文学不朽。咱把文学置换成文化,亦然。

因为无用,人们活得兴致勃勃的时候,鲜有人理会这些不朽的玩意儿,于是只能坐视自己和周边环境环境的朽坏而不自知。作家们哪怕名满天下如莫言,也没有了他的前辈那种辉煌,如鲁迅、郭沫若般可以用自己的思想甚至情绪气质、语言风格影响一代国民。

从这个角度,重建文化环境的难度,更甚于重建生态环境。老鼠能上火星,而我们若没了头发,又拎着什么离开地球呢?没有救世主,头发只能一根一根长出来。不过,发如韭,割复生,生生不息,还是值得期待吧。